

当代中国名家精粹

陈枰卷【01】

优秀电视剧剧本全文本

根据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下)
推拿

陈枰 / 著

你所见的黑暗未必是真相 唯有心灵才可以拥抱阳光

西苑出版社
XIWYAN PUBLISHING HOUSE

推拿 (下)

陈
枰 / 著

盲人很容易忽略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没有光，不可能成为心灵的窗户。但是，他们的眼睛却可以成为心灵的大门——当他们对某一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他们不懂得掩饰自己的眼睛，甚至把脖子都要转过去，有时候都有可能把整个上身都转过去。

十六

张宗琪和韩秋霞两个人靠在卧室床上，大瞪着眼睛谁也睡不着。

韩秋霞：“你说强强会不会……”

张宗琪呵斥她：“别净想不吉利的！”

韩秋霞一骨碌爬起来：“不行，我得出去找！”

张宗琪：“大半夜的去哪找？”

韩秋霞跳下地往门口走：“刚才咱们忘了网吧。”

张宗琪觉得她说得对，立刻穿衣服下地。

早晨。手里拎着菜篮子和早点的人在街上匆匆走过。

张宗琪和韩秋霞满脸倦容精疲力尽地走着。

韩秋霞推开门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她一头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张宗琪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韩秋霞翻身坐起来，瞪着哭红的双眼对张宗琪说：“报警吧！”

张宗琪说：“人口走失二十四小时以后警方才会受理，这才十几个小时。”

韩秋霞：“那我们也不能坐在这里干等着。”

张宗琪急得满地转圈，他突然站住脚说：“找老沙吧，那小子主意多鬼大。”

韩秋霞抹了一把眼泪：“他脑袋好使，让他帮咱们拿个主意。”

张宗琪：“对，这就去找他，咱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股票的事他没准就不好意思再提了。”

韩秋霞：“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那破股票，快走吧，走吧！”

张宗琪走到门口，他又回来了。

张宗琪：“差点忘了，今天轮你做饭，来不及做了，出去把早点买回来。午饭让崔云做吧。”

高唯坐在推拿中心前台愣神。

沙复明从推拿室里出来：“高唯。”

高唯回过神：“嗯？”

沙复明：“艾灸条没了，你去库房拿些过来。”

高唯提起精神说：“好。”

她站起来，走出去。

沙复明回到推拿室。

牛三勇站在推拿中心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

高唯不在前台。

牛三勇心里有些失落，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进来了。

牛三勇在沙复明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牛三勇：“前辈，我得向你学习。”

沙复明：“向我学什么？”

牛三勇：“洞察力。”

沙复明笑了。

牛三勇：“我朋友的一家贸易公司要开张，想选个好办公地址和开业的时间。我向他介绍了你。你要是愿意去，一把活，他给你两万。”

沙复明一口拒绝了：“不去。”

牛三勇：“为什么？”

沙复明：“什么也不为。”

牛三勇：“要不这样，前辈，你把看人的本事教给我吧。”

沙复明哈哈笑：“跟瞎子学看人的本事，兄弟你可真幽默。”

牛三勇满脸严肃地说：“前辈，不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沙复明：“盲人因为看不见，才往心里使劲，兄弟，你的心劲不在这儿。”

高唯坐在电脑前整理表格。

牛三勇从沙复明的单间里出来，他一眼看到了高唯，脚步一下停住了。

高唯看到牛三勇，眼睛不觉一亮。

高唯的目光晃得牛三勇心里忽悠一下，他站在那里定了好半天神，才敢把目光重新瞥向高唯。

两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伶牙俐齿的高唯张了一下嘴，竟然哑巴了。

牛三勇觉得脸发烫，他在心中骂着自己：“丢脸！真他娘的丢老爷们脸！”他耷拉着脑袋快步走出了大门。

高唯目送着他的背影远去了。

张宗琪和韩秋霞神色慌张急匆匆地走进来。

他们看都没看高唯，径直进了沙复明的办公室。

沙复明不在办公室里。

张宗琪急得大声喊：“老沙！老沙！”

沙复明从卫生间里出来，听张宗琪的声音如此失态，他吃了一惊。

沙复明：“老张，怎么了？”

张宗琪：“出事了！出事了！”

韩秋霞：“我儿子失踪了！”

话刚出口，她号啕大哭起来。

沙复明一愣：“怎么回事？”

韩秋霞：“考试没考好，他爸要打他，他跑了，一晚上没回来。”

沙复明吃了一惊：“别急，你们别急，慢慢说。”

张宗琪：“晚饭没吃，电话也没往家打一个，附近同学家和网吧我们都找遍了，谁也没见着他。”

韩秋霞不停地哭。

沙复明：“往学校打电话了吗？”

张宗琪：“打了，他没去上学。”

沙复明：“高唯！”

高唯跑过来：“什么事。”

沙复明：“你赶紧去把牛三勇找回来，他没走多远。”

高唯撒腿就往外跑。

牛三勇两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晃晃荡荡地在街上走着。

高唯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她叫了一声：“牛三勇！”

牛三勇回头一看是高唯，眼睛顿时亮了。他站在那里看着她。

高唯：“沙老板叫你回去呢。”

牛三勇：“什么事。”

高唯：“你自己问他吧。”说完她撒腿往回跑。

牛三勇跟着她后面屁颠屁颠地往回跑。

张宗琪两口子坐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

沙复明坐在办公桌后面。

牛三勇问：“你儿子兜里有钱吗？”

张宗琪摇头：“没有。”他想了一下有点不放心问韩秋霞：“你给过他钱吗？”

韩秋霞：“家里的钱都在你手里，我哪有钱给他。”

牛三勇：“家里的卡和存折还在吗？”

张宗琪掏出来钱包从里面拿出来一张卡说：“卡在我这里。”

韩秋霞看见丈夫手里的那张卡，突然想起来什么，她二话没说，撒腿就往门外跑。

张宗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喊几声，她都没站住。

张宗琪也跟着她跑出去。

沙复明跟牛三勇说：“你快带着我去看看。”

房间里被韩秋霞翻得乱七八糟。

韩秋霞披头散发满脸灰尘，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就放在这了！就放在这了！”

张宗琪：“你到底找什么呢？”

韩秋霞：“卡。”

张宗琪：“什么卡？”

韩秋霞：“工商银行的银联卡。”

张宗琪一愣。

牛三勇：“里面有多少钱？”

韩秋霞“呜”的一声哭了，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四万二千三百五十六。”

张宗琪惊得差点坐在地上：“哪来那么多钱？”

韩秋霞：“一个瓶子一张纸，我攒了整整八年啊。”

沙复明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他什么话都没说。

张宗琪急了：“你到底放哪儿了？”

韩秋霞举着一只靴子说：“就塞这里了。”

张宗琪脸都白了：“真没想到你在这还藏了一手牌，咱俩在一起过了十四年，我对你可是一点二心都没有。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可真叫我心寒啊！”

韩秋霞：“你不把钱看那么紧，我也不费这个心。你看看这条街上哪个女人像我过得这么寒酸？掏遍全身的口袋连一百块钱的整钱都拿不出来。”

张宗琪：“我就是这个过法，既然嫁给我了，你就得认命。”

韩秋霞：“我一个健全人嫁给你这个半盲，凭什么还要让你手里握着我的命？”

张宗琪刚要暴跳，被沙复明拦住了。

他问：“孩子见过这张卡吗？”

韩秋霞想了想使劲摇摇头：“没有。”

沙复明：“你敢肯定？”

韩秋霞：“这卡我只是存钱的时候用，存一回钱怎么也得攒两个月左右。我也都是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才来这里拿卡。”

沙复明：“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存的钱？”

韩秋霞：“半个月前。”

张宗琪：“你肯定是放在这儿了？”

韩秋霞捶胸顿足：“天天做梦都惦记着这只靴子，我怎么敢忘了？”

牛三勇：“家在这有亲戚吗？”

张宗琪和韩秋霞同时摇头：“没有。”

牛三勇：“朋友呢？”

张宗琪叹了口气：“都是点头之交。”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韩秋霞第一个扑向电话：“喂！”

电话里有人问：“女士，打扰了，我问一下，你们家的房子卖吗？”

韩秋霞破口大骂：“你家祖坟卖不卖？”

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又一个电话打进来：“喂！”

韩秋霞一把抓起电话：“你要是再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把你家屋顶掀了！”

电话里男人的喘息声。

韩秋霞：“有屁赶紧放！我没心情听你在这吭哧！”

男人的声音：“你儿子在我这里。”

韩秋霞一下愣住了，周围的人看她脸色不对一下围过来。

张宗琪一把抢过来电话：“喂！”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张子强在我手里，想要就拿钱来赎。”

这是电影电视里经常见到的场景，张宗琪懵了，他扭头看了一眼沙复明。

沙复明给他比划了一个手势。

张宗琪镇定下来，他说：“你让我儿子跟我说话。”

电话里传出来张子强的声音：“爸！爸！”

听到儿子的声音，张宗琪腿一软差点跪下。

张宗琪：“强强，你在哪儿？你快把爸爸急死了！”

张子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呢。”

韩秋霞听到儿子的声音扑过来抢电话。

韩秋霞：“儿子！儿子！”

她连哭带喊泣不成声。

话筒从张子强的嘴边挪开了。

牛三勇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他跑了出去。

男人的声音：“你要是聪明就不要报警。”

张宗琪：“我不报警！不报警！”

男人：“我要十万块钱。”

张宗琪：“这么多我一时半会凑不起。”

男人：“想拖延时间？”

张宗琪：“没有，绝对没有！”

男人：“你儿子身上有张卡，你知道吗？”

张宗琪：“知道。”

男人：“卡里有多少钱？”

张宗琪不说话了。

男人：“心疼钱？好。”

他“嘭”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韩秋霞急得赶紧回拨过去，电话铃响了好几声，没有人接。在她即将绝望的时候，那人拿起了电话。

韩秋霞：“银行卡上有四万两千三百五十六。”

男人：“密码是多少？”

韩秋霞刚想说，张宗琪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他用口型说：“现在就把密码说出去，钱没了，儿子也回不来。”

韩秋霞急得眼前一阵一阵发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男人在话筒里沉默了半晌跟张子强说：“你爹妈这么爱钱，这可不怪我了。”

电话里张子强没有动静，男人“砰”的一声再次把电话挂了。

韩秋霞使劲掰开张宗琪的手甩在一边，抓起电话再次按了重拨键。

电话铃声响，没有人接电话了。

韩秋霞一次又一次地拨，她绝望地放下电话。

张宗琪说：“报警吧！”

韩秋霞问他：“你就这么恨张子强？”

张宗琪：“法制天地里说过多少回了，遇到这样的事情必须报警，你相信绑匪还是相信警察？”

韩秋霞不说话了。

张宗琪刚要拿电话，电话铃响了，张宗琪迫不及待地：“喂”了一声。

电话里的声音：“把电话给前辈。”

张宗琪一愣：“啊？”

电话里的声音：“给沙老板。”

张宗琪一头雾水，他把电话递给了沙复明。

沙复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接过电话：“喂。”

电话里的声音：“前辈，是我，牛三勇。”

沙复明“哦”了一声。

牛三勇：“这事摆平了。”

沙复明急忙回头跟张宗琪两口子说：“孩子没事了。”

张宗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着眼睛看着沙复明。

韩秋霞“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拉着长笛哭起来：“老天有眼呐！老天有……眼……呐……啊啊……”

沙复明和牛三勇坐在休息区里喝茶，牛三勇偷空就瞟一眼坐在对面的高唯。

高唯假装不在意，耳朵却竖着，她在听沙复明和牛三勇说话。

牛三勇用几个花生米恢复现场，说：“你看，这是那个电话亭，这是打电话的那个人……”

沙复明笑了：“说那么热闹，我看得见吗？”

牛三勇下意识地冲高唯伸了一下舌头。

高唯觉得他的表情像个大男孩，她的心不由地荡漾了一下。

牛三勇：“我一看来电显示上的那个号码，嘿。这不是我们修理厂马路对面的那个公用电话亭吗？这个号码我倒背如流。”

沙复明：“为什么？”

牛三勇有些尴尬，他挠挠脑袋说：“咳，过去不懂事，常给人家留这个号码，约好时间我就到电话亭旁边等着去。这里的电话铃响，路过的人从来不去接，办事非常安全。”

高唯白了他一眼。

牛三勇：“出了门我就赶紧给我的那帮弟兄打电话，让他们看住打电话的人。”

牛三勇开车往回赶。

路边的电话亭越来越近了。

电话亭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牛三勇边开车边用手机指挥着他的弟兄们：“先别动，看好，别让他们跑了。”

一只男人的手放下电话，拉起帽衫上的帽子戴在头上。

那人转身出了电话亭。

牛三勇一个饿虎扑食扑上去，把那个大个子男人按翻在地上。

男人吓了一跳拼命挣扎。

牛三勇挥手狠狠一拳，男人哼了一声不动了。

小个子见此情景撒腿就跑。

牛三勇喊：“抓住他！”

牛三勇的弟兄们一拥而上，拎着小个子男人的脖领子把他拽了回来。

穿帽衫的男青年鼻青脸肿地坐在凳子上，张子强耷拉着脑袋站在他旁边。两人浑身上下都是土。

张宗琪满面怒容，他说：“绑架、勒索两罪并罚，判个三年两载一点都不亏你。”

穿帽衫的男青年说：“师傅，我真没绑架，是他求我的，不信你问他。”

张子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韩秋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畜牲，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牲？”

张宗琪抬腿给了张子强一脚。

这一次韩秋霞没拦着。

张宗琪：“你给老子好好交代你的犯罪动机。”

张子强撇着嘴不说话。

张宗琪又给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狠，张子强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

韩秋霞心疼得直抖，嘴上咬牙切齿地说：“这回你把天捅漏了，他打死你，我都不伸手拦着。”

张宗琪气得浑身颤抖：“说不说？！”

张子强慢腾腾地爬起来，他蚊子哼哼一样嘟嘟囔囔地讲起来。

张子强在街上百无聊赖地闲逛。

看到路边味多美蛋糕店里面的奶酪蛋糕，张子强站在那里走不动了。他掏裤子口袋，只掏出来几张毛票。又掏另一个口袋，摸出来一张卡来。

张子强四下看了看。

蛋糕店旁边有一个提款机，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取钱。

张子强不错眼珠地盯着女人的每一个步骤，女人取了钱走了。

张子强凑到提款机前把自己手里的卡拿出来，塞进提款机里，按照上面提示的步骤和语音提示，一步一步地做着。

语音提示：“请输入密码。”

张子强傻眼了。他先输了自己的生日，不对。又输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还是不对。

突然有人在旁边说：“你再输错一回，你的卡就会被提款机锁住，你得带上卡和本人身份证件去银行柜台办理密码解锁。”

张子强吓了一跳回头看。

是一个穿帽衫的十七八岁的小青年。

张子强急忙把卡退出来，警惕地看着他。

帽衫青年笑嘻嘻地看着他：“卡不是你的吧？”

张子强：“当然是我的。”

帽衫青年：“那怎么会不知道密码？”

张子强：“我忘了。”

帽衫青年：“卡里有多少钱？”

张子强把卡揣进口袋里转身就走，小青年跟在他后面。

帽衫青年：“捡的？”

张子强不理他，急匆匆地往家走。

帽衫青年：“嗨！”

张子强害怕又着急不回头看他。

帽衫青年吼了一嗓子：“站住！”

张子强不由自主地站住了。

小青年两手插在口袋里冲他晃了下脑袋：“跟我走！”

张子强不敢违抗，不远不近地跟着他。

帽衫青年一只手托着一块奶酪蛋糕，从蛋糕店里出来。他冲张子强一歪脑袋让他过来。

张子强禁不住蛋糕的诱惑过去了。

两人靠在墙根吃蛋糕，帽衫青年和张子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蛋糕让张子强消除了戒备心。

帽衫青年：“小兄弟，那张卡到底是哪来的？”

张子强：“我妈的。”

帽衫青年：“偷出来的吧？”

张子强嘴里嚼着蛋糕不说话。

帽衫青年：“你想用卡里的钱买什么？”

张子强：“我想买一架能遥控的直升飞机。价钱早就问好了，四百九十八块钱。”

帽衫青年：“你妈知道她的卡丢了吗？”

张子强：“估计不知道，卡她从来不揣在身上。”

帽衫青年：“回家跟你妈把密码套出来。”

张子强：“我不敢回家。”

帽衫青年：“怎么了？”

张子强：“我数学考砸了，我爸在家里等着往断了敲我的腿呢。”

帽衫青年：“你这算离家出走吗？”

张子强：“嗯。”

帽衫青年：“我给你出个主意，既能买你想要的直升飞机，回到家你爸还准不打你。”

张子强眼睛一亮：“是吗？”

帽衫青年问：“成了给我什么好处？”

张子强：“一九分成。”

帽衫青年一愣：“你还懂这个？”

张子强自豪地拍了拍胸口说：“我爹和我妈各开着一家店，经济学我还懂点儿。”

张宗琪一个嘴巴子扇在张子强的脸上。

张子强号啕大哭。

韩秋霞终于不干了：“姓张的，他是我从娘家带肚子来的！”

张宗琪声音哆嗦着说：“看看他干的甯稀事，让沙复明看了笑话不说，家里还有四万多块钱的事也瞒不住了。等着给人家数钱吧。”

韩秋霞瞪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她咆哮道：“那是我的钱。”

张宗琪：“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韩秋霞：“我攒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存的钱怎么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张宗琪：“我那么说了吗？”

韩秋霞：“那你把我的那一半还给我。”

张宗琪眼睛一瞪：“想离婚是不是？”

韩秋霞：“离婚？美得你！这两字你想都不要想。姓张的，我把话给你放在这。我能把我的青春年华搭在你的身上，我就能用我的下半辈子耗死你。”

张宗琪叹了一口气：“韩秋霞，你到底想干什么？”

韩秋霞：“你别想用我的那一半财产堵你捅出来的窟窿。”

张宗琪：“我为这个家，为你生的这个讨债货把半条命都搭进去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让我卖肾换钱还债是不是？”

韩秋霞：“我让你挪用他的股票了吗？”

张宗琪咆哮起来：“房子你住了没有？开店挣的钱你花了没有？只许进不许出，你这女人到底是什么动物转世的？”

韩秋霞：“张宗琪你是头猪！你爹妈要我们养活，你闺女也要我寄钱养活。”

张宗琪：“我闺女不是你闺女？”

韩秋霞：“你闺女是我闺女，你爹妈不是我爹妈。”

张宗琪：“你找揍是不是？”

韩秋霞：“你打我一下试一试？”

张宗琪把手里的银行卡往口袋里一塞说：“我明天就把钱取出来，省得惹祸。”

韩秋霞扑过去从他的口袋里往外掏那张卡。

韩秋霞：“钱是用我的身份证存的，密码是我设的，我不说你还能用刀子把我的嘴撬开？”

帽衫青年半张着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完全忘了这场祸事有他一份。

张子强拉开冰柜拿出来两块雪糕，递给小青年一块。

两人蹲在一旁边吃雪糕，边看着这两口子吵架。

张宗琪和韩秋霞越吵离题越远。

VIP 推拿室。沙复明认认真真地给牛三勇做着推拿。

沙复明：“你帮了推拿中心的大忙，我免费给你治一个疗程。”

牛三勇的嘴窝在床上的小洞里说：“那可不行，高唯说，看病不给钱病好不了。”

沙复明：“你信吗？”

牛三勇：“信。”

沙复明：“哦？”

牛三勇：“她说话虽然损，仔细琢磨琢磨，还挺有道理。”

沙复明意味深长地笑了：“不打不成交是不是？”

牛三勇：“前辈，她不是我那盘菜。”

牛三勇从推拿室里出来。

高唯并没在前台坐着。

牛三勇有些失望，他挠挠脑袋不情愿地走了。

牛三勇开着车在街上走，他突然眼睛一亮。

人行道上高唯昂首挺胸地在人群当中快步走着。

高唯朝地铁口走去。

牛三勇急忙把车停在路边，撒腿往地铁口跑。

警察骑摩托车过来撕了一张罚款条贴在车上，随后一给油门骑着摩托走了。

牛三勇回头看了一眼，停顿了一下跑回来，他把罚单撕下来，转身继续往地铁口跑。

一辆车停在路边。

牛三勇“啪”的一声把罚单拍在那辆车的车窗上。

坐在车里打电话的男人吓了一跳，他摇下车窗揭下来那张纸片。罚单上赫然写着交罚金二百块。他对电话那一端的人发火道：“啰啰唆唆没完没了，就因为接你这么个破电话，我得交两百块钱。”他“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地铁卖票的地方挤了很多，很多人不排队使劲往里面挤。高唯买了票往外面挤。一个没有排队的男人在往里面挤的过程当中，来回被人碰撞着。男人的眼镜被挤掉了，高唯从他身边挤过去，碰了他的胳膊一下。

高唯说：“对不起！”

那男人一把拉住高唯。高唯吃了一惊。

男人：“你把我的眼镜碰坏了。”

高唯说：“你怎么证明眼镜是我碰坏的？”

男人：“不是你碰的你跟我道什么歉？”

高唯：“我道歉是因为我撞了你的胳膊。”

男人：“你撞我胳膊的时候把我的眼镜震下来了。”

高唯非常生气：“撞你的胳膊怎么能把眼镜震下来？这世上还有你这样的男人！穷不起了？”

她转身往检票口走。男人一把拉着她的胳膊：“别走！”

高唯眼睛一瞪：“你放开。”

男人：“事情没处理完呢。”

一群人围观。

牛三勇挤进人群走到那个男人跟前。

牛三勇：“怎么了？”

高唯看见他吃了一惊。

男人：“她把我的眼镜撞坏了。”

牛三勇：“哦，哪儿碰坏了？”

男人指着脸上的眼镜说：“喏，眼镜片掉了一块小茬。你看。”

牛三勇语气很平静：“还是把眼镜摘下来让我看吧。”

男人把眼镜摘下来了。

牛三勇看看眼镜又看着他的脸。

他和颜悦色地问：“你不喜欢有礼貌的人是吧？”

男人一愣。

牛三勇抬手照着男人的脸狠狠地给了一拳。

牛三勇：“我给你来个没礼貌的！”

男人号叫一声双手捂住了鼻子，鼻血窜出来，立刻糊在手里的眼镜上。

高唯吓傻了。

牛三勇走过去拉起她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往出站口走。

男人叫着追上来。

牛三勇转过身问：“想凑个双风贯耳吗？来，过来，过来。”

男人不敢追了。

牛三勇拉着高唯出了地铁。

牛三勇把高唯塞进路边他的汽车里。

牛三勇系上安全带问：“去哪儿？”

高唯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牛三勇开车上路了。

他说：“慢慢想，油箱里有的是油。”

高唯：“你为什么打他？”

牛三勇：“他该不该打？”

高唯：“该打！”

牛三勇：“这不得了！”

高唯沉默了一会儿说：“幸亏碰见了你，要不真被那小子讹钱了。”

牛三勇：“你要去哪儿？”

高唯终于想起来了：“去南师大听课。”

牛三勇：“什么岁数了还凑那热闹？”

高唯：“活到老学到老，你懂不懂？”

牛三勇：“懂了，什么课啊，老成这样还得去受罪？”

高唯：“南师大总裁 CEO 工商管理 MBA 课程。”

牛三勇：你们那个推拿中心用得着这么大的牌子吗？

高唯：“人得有理想。”

牛三勇：“你的理想是什么？”

高唯：“做一个 CEO。”

牛三勇哈哈大笑。

高唯不高兴了：“你笑什么？”

牛三勇：“中午去哪吃饭？”

高唯：“我跟沙老板请了半天假。”

牛三勇：“我请你吧。”

高唯：“为什么？”

牛三勇：“你干什么都需要个理由吗？”

高唯：“那当然。”

牛三勇：“累不累呀？”

高唯：“你跟王大夫一次一次地要钱累不累？”

牛三勇：“你还没完没了了。”

高唯：“事情重复两遍以上，才适合用没完没了这个词，我今天可是第一次提。”

牛三勇的火顶到了脑门子上：“你还想提几次？”

高唯：“那得看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程度了。”

牛三勇：“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高唯：“守法公民。”

牛三勇恨恨地：“刚才真该把你扔在地铁里，让那个男人狠狠地敲你一笔钱，看你还跟我装不装蒜！”

高唯：“你才装蒜！”

牛三勇：“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还就是不装蒜。”

高唯：“你有优点吗？”

牛三勇：“你见过没有优点的人吗？”

高唯：“见过。”

牛三勇：“谁？”

高唯：“你！”

牛三勇一脚刹车。

高唯的额头狠狠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咚”的一声响，后面的车追尾了。

牛三勇火“腾”地起来了，他摔门下了车。

高唯疼得捂着脑袋直哎哟。

从后视镜里，可以看见牛三勇在骂后面的司机。

牛三勇：“我又不是你妈，你追我屁股找奶吃啊？”

司机火了摇下玻璃窗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牛三勇伸手揪他的脖领子：“你给我滚下来！”

司机怕挨打，锁上车门就是不下车。

高唯跳下车，跑过去死死地拉住牛三勇的胳膊。

高唯：“你干什么？”

牛三勇使劲甩开她的胳膊，把一肚子的火全发在那个司机的身上。

牛三勇：“嗓子眼里塞蛤蟆了？你再给我呱呱一个？！”

司机不敢说话了。

高唯批评司机：“你追尾那就是全责。想痛快点解决咱们就私了，不服就走程序，我马上给交警打电话。”

司机软了下来：“你们说给多少？”

牛三勇：“得动钣金活，没五百下不了。”

司机：“我给你四百。”

牛三勇眼睛一瞪：“你小子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高唯：“你也退一步，四百五吧。”

牛三勇一愣。

司机赶紧掏出钱塞给高唯。

高唯：“你走吧。”

司机一脚油门，把车开跑了。

牛三勇：“干吗便宜那小子五十块钱？”

高唯：“哎，你修车用花钱吗？就算花钱，两百块钱也足够了吧？”

牛三勇：“你是我们厂的会计吗？”

高唯：“你要是想聘请我，我可以考虑兼职。”

牛三勇：“你怎么自我感觉这么好呢？”

高唯：“这是我众多的优点当中的一个。”

牛三勇：“你别气我啊，刚才要不是你惹我生气，我的车根本不会出事。”

高唯：“怎么不说你还得了四百五十块钱呢？”

她把手里的钱一分为二、二百块钱塞到牛三勇的口袋里。

高唯：“这二百块钱用来修车，这二百五十块钱，你请我吃饭。”

牛三勇气乐了：“你还真给我当上会计了，我凭什么请你吃饭？”

高唯：“刚才你已经邀请过了，我现在答应了。”

牛三勇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